

## 以色列國會聽證會：反對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網】近日，以色列國會舉行聽證會，譴責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國會副議長表示，猶太人對於制止在中國發生的迫害有著道義上的責任。

據美國《聖地亞哥猶太人世界報》(San Diego Jewish World) 2014 年 2 月 20 日報導，以色列國會副議長默舍·費戈林 (Moshe Feiglin) 於 2 月 17 日在以色列國會自由大廳舉行的特別會議上說：「反對在中國發生的反人類罪，這是我們猶太人民的道德責任。」費戈林在聽證會上表示，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中國的勞教所，他們受到折磨，他們的器官被強行摘取。

聽證會上，以色列心臟移植專家傑克伯·拉維 (Jacob Lavee) 醫生曝光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拉維是 Sheba 醫療中心主任。他列舉了中國醫生王國齊在美國國會上做證的例子。王國齊當時負責從要被執行槍決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犯人的腎、皮膚和眼角膜被摘取後，仍然活著，就被塞進一個屍體袋，最終被送進焚化爐。當時負責監督行刑的警官告訴衛兵：別浪費子彈，他不會活著的。

近兩週以來，以色列社會十餘家主流媒體連續報導法輪功受迫害和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相關話題。國



以色列國會舉行聲援在中國受到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聽證會

家電視台 i24 新聞採訪了曾因調查中共迫害法輪功而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電視台主持人在節目前介紹說：法輪功是一種精神修煉方法，於 1992 年從中國傳出。法輪功結合了五套優美的功法和打坐以及道德學說。但是 1999 年中共當局感到了威脅，開始迫害，把修煉人抓到勞教所裡，進行「再教育」。法輪功的理念「真善忍」是「全世界所有人的道德準則」。

◇



剪紙：打坐

我曾是一個癌症病人，身患乳腺癌和多種疾病，做過多次手術，滿身都是刀疤，最後醫生給我判了死刑，說我最多還能活 3—5 個月，只能回家等死。

那時是 1999 年初。我當時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還這麼年輕，怎麼就要死了呢？無奈之下我抱著一線希望給中央電視臺寫了一封信諮詢，很快就收到回信並建議我：煉法輪功。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法

## 中央電視臺曾建議我煉法輪功

輪功，到處打聽終於找到了，從此我走上了修煉法輪功的路。

在我開始煉功的第三天，我的身體就得到了清理，大量的鼻涕、眼淚、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腸倒肚，吐的東西又臟又臭又噁心。開始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後來一同煉法輪功的功友告訴我：「這是師父給你清理身體，說明師父管你了，是好事。」

從此我就每天到公園煉功，和功友們一起讀《轉法輪》這本書，我的身體一天天好起來，精神愉快，心情舒暢，氣色也很好。認識我的人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一個快要死的人突然就這麼好了呢？人們都問我是哪個醫院醫好的？吃的什麼藥？我如實告訴他們：「我哪個醫院也沒去，什麼藥也沒吃，就是煉法輪功煉好的。」大家都為我高

興。

正在這時候，1999 年 7 月 22 日電視媒體開始鋪天蓋地攻擊誹謗法輪功。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煉法輪功是中央電視臺推薦的，它怎麼就自己否定自己，出爾反爾了呢？我才煉了幾個月身體就起了這麼大的變化，這麼好的功法為什麼不讓煉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眼淚流個不停。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我決定去北京為法輪功上訪，反映我的心聲和真實情況……

到今天已經十幾年過去了，在這期間，因為我堅持修煉法輪功，中共不法人員多次非法抓捕我、迫害我，還冤判我五年徒刑，但是曾被醫院判了死刑的我依然健康地活著。我用我的親身經歷告訴人們：法輪大法好！◇

# 從 玩世不恭 到 賢妻良母



【明慧網】我是個 80 後的女孩，從小生活在一個吵吵鬧鬧、打鬥不休的家庭。我幼小的心靈傷痕纍纍，感到人生迷茫、無望。

## 走向墮落

在恐懼與不安中長大的我，性情暴躁，厭惡人生、厭惡這個世界。16 歲那年，我離開家到青島打工，心靈的束縛一下子解脫了，隨心所欲，沾染了很多惡習，大把的花錢，為了找刺激，每天喝酒、賭博，用「玩世不恭」來形容都不夠……。

清醒時，也知道我的人生不該這樣走下去，很後悔墮落到這一步，可想回頭又回不了，就這麼醉生夢死地混著。

## 改邪歸正 絕處逢生

不知不覺到了婚嫁年齡，經同學介紹我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交往中，知道他的父母都修煉法輪功。那時候受中共宣傳的影響，心裡對法輪功很抵觸，就想，結婚後一定要改變他們，不能讓他們再煉。

婚後，為了保住這個婚姻，以前的惡習似乎收斂了，但想完全改掉，根本做不到，稍不如意就「舊病復發」，毒癮還時常侵襲著我。婆家因剛買了房，經濟不寬裕。我卻在很短時間就把娘家陪嫁的幾萬元錢揮霍一空。

和公婆一起生活時日長了，觀察到公婆完全不是電視、報紙宣傳的那樣啊，他們勤勞、善良，善待與其接觸的每一個人，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感到很溫暖。

我懷孕的時候，婆家經濟仍不寬裕，婆婆穿的秋褲補了又補，可她千方百計地給我買好吃的，甚至買來海參給我補養身體。然而，不管他們對我怎麼好，我滿腦子裝的都

是電視裡中共對法輪功妖魔化的宣傳畫面，他們對我講法輪功真相我也不相信。

正值甲型流感盛行時期，報紙副報導一患甲型流感的產婦，生完孩子就死了。我的孩子也出生了。產後我高燒不退、雙肺發炎，一直住院治療，仍不見好轉，眼看著針都沒處扎了，奄奄一息的我吸著氧氣，看著剛出生的孩子，我覺得我已瀕臨死亡，好可怕……

婆婆心疼地教我敬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說能得到神佛的護佑，我依然搖頭。這時，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輕護士走過來（後來才知道她已四十多歲了），面帶微笑，我聽到她溫柔地說：「敬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對你恢復健康真的有幫助。」我很吃驚，看著她，想：她怎麼也這麼說？難道婆婆說的是真的？法輪功是佛法？是中共在誣陷法輪功？為什麼這麼多年他們頂著嚴酷的打壓始終不放棄呢？為什麼……

求生的慾望讓我決定聽一次護士的話，把自己心裡的那個法輪功放下，先誠心誠意地念念那九個字看看。於是就一遍接一遍地真誠地敬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從下午默念到晚上，念著念著我睡著了。

神奇的是，一覺醒來，我居然全身不難受了，喘氣也順暢了，危險的癥狀全消失了！我的身體很快康復了。我的內心受到很大的震撼，原來婆婆說的都是真的啊！可我還是困惑：「法輪功為什麼會這麼神奇呢？」

我迫切想了解法輪功，焦急出院回家。回家後，我立即捧起了《轉法輪》。

我一句句地看了起來。書中那些

博大、精深的內涵我第一次接觸到，太好了！接下來，我感到我的身體裡有東西在轉，到處轉動，越來越強烈。婆婆說：「是師父給你下法輪了。」這太讓我驚訝了，我哭了……

多少年來無神論的禁錮、中共對大法抹黑的宣傳，在事實面前不攻自破。從那天起，我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煉，按照師父教導的「真、善、忍」做人，戒掉了以前種種不良習慣。我懂得了人生的意義，對生活充滿了希望，心裡感到從未有過的踏實和幸福。每次回娘家，我都會給爸、媽講述大法的美好。他們看到我的變化，自然由衷地高興。

## 大法挽救了我的家

就在孩子兩歲多的時候，我的婚姻亮起了紅燈——丈夫有了外遇。婆婆先知道的。婆婆想到我也是修煉人，就沒有瞞我。我和公婆一起切磋，我們互相提醒要善解冤怨。

在百忙之中，我放下水果店的生意，鼓起勇氣，約了丈夫及那個女孩一起吃飯。我講傳統文化中的善惡因果，勸他們改邪歸正、做個好人。誰知那個女孩說：「我們願意一起下地獄。」我沒有為其所動。

丈夫每天和那個女孩鬼混著，我心生慈悲，真心為了他們未來著想。有一天，我買了四十多元一斤的大棗去看望那個女孩，再一次和她暢談。她被感動了，對我丈夫說：「你找了個好媳婦，你的父母太好了！」她堅決要離開我丈夫，勸他回家好好過日子，她不會再擔當那種不光彩的角色。

大法使我們這個五口之家重回美滿！我無法表達對師尊的感恩！

◇



# 魏海文神秘失蹤十一年 戶口被「墨鏡客」偷偷遷走

（明慧網通訊員河北報導）2003 年的一天，19 歲的法輪功學員魏海文從廊坊市看守所被釋放後，到朝陽市場買菜，就再沒回來，神秘失蹤了，至今 11 年，音訊全無。

之後，魏海文在原籍甘肅的戶口，被兩個神秘的「墨鏡客」悄悄遷走。親戚去公安局查問，被那裡的警察警告：「你別查了，這人不知哪去了，再查你也別想活了。」

魏海文，男，1983 年出生，原籍甘肅省平涼地區崇信縣高庄鄉吳家灣村。1998 年 3 月，魏海文在廊坊市打工時，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因魏海文處處按著「真、善、忍」做好人，給商店老闆打工時，踏實又肯幹，從不偷懶耍滑，不拈輕怕重，深受老闆喜愛。

1999 年 7 月 22 日，為了爭取一



魏海文

個合法的煉功環境，魏海文與哥哥魏海軍一起進京依法上訪，被綁架迴廊坊，關在工校

體育場內。他倆被打得頭破血流，滿身是傷，當時魏海文還不滿 16 歲。

2002 年，魏海文在廊坊開發區桐柏鎮發法輪大法的真相資料時，被綁架，在廊坊市看守所關了 9 個多月，被拳打腳踢是經常事。2002 年底，才被放出來，被釋放後，魏海文發現總有人跟蹤。

2003 年春天，魏海文從家裡到廊坊市朝陽市場買菜，就再沒有回來，神秘失蹤了。至今已 11 年了音信全無。魏海文失蹤時才 19 歲。

孩子失蹤了，母親憂心如焚，到公安局詢問，公安局的人說：「你別查了，這人不知哪去了，再查，你也別想活了。」

後來，母親又親自回老家找。村裡知情人說：那一年正是收黃豆的時候，村裡來了三輛黑色小車，下來兩個穿西裝戴墨鏡的人，給了村會計兩條好煙，叫會計開個證明，說要把魏海文的戶口遷走。他們拿了證明就走了。她的親戚到縣公安局查問，縣公安局的人說：「沒有這個人，叫你姐別查了，再查，把她也抓起來，就別回去了。」

2002 年和 2003 年，正是中共殘酷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取暴利的高峰期，這不能不讓人懷疑：魏海文是不是已經成為六萬五千名被活摘器官的法輪功學員其中之一了？

◇

## 蘭州市賀建中被劫持一年多 老父悲傷離世

（明慧網通訊員甘肅報導）甘肅省蘭州市法輪功學員賀建中被綁架、非法關押一年多，九旬老父悲傷離世，老母伸冤無門。老父離世前還一直念叨：修真、善、忍做個好人，為什麼要抓呢？

賀建中，50 多歲，曾經被非法判刑 7 年，在蘭州監獄（即大砂坪監獄）遭受迫害，2003 年 5 月 1 日被非法關入禁閉室，戴著重 38 斤的腳鐐，監獄自製的手銬，用鉚釘釘死，鐵鏈把手和腳綁在一起，腰根本直不起來，吃飯時不打開手銬，只把鐵鏈取掉，不給筷子，自己想辦法扒著用手吃，腳鐐「啃」肉，時間不長，肌肉嚴重萎縮，腳鐐上的方鋼重得要將人的骨頭都壓碎，賀建中絕食抗議迫害九天，腳鐐、手銬才被去掉，關一月後才被放出，出禁閉室時走不成路，由旁人攙扶，長時間拄一木棍或扶旁人肩膀走路。

賀建中 2008 年脫離監獄黑窩；



酷刑演示：腳鐐

2012 年 10 月 28 日被蘭州市城關區國保大隊惡警陳志凱一夥綁架後，一度被非法關在龔家灣洗腦班。

2013 年 3 月 26 日，賀建中被蘭州市七里河法院以「破壞法律實施罪」非法開庭。在法庭上，家人請的北京律師以強有力的證據證詞做了無罪辯護，並指出公民在中國修煉法輪功完全是合法的，擁有法輪功資料也是合法的。賀建中沒有犯罪目的，沒有犯罪手段，沒有受害的對象，沒有造成任何損失，何來犯罪？律師要求無罪釋放。

之後，賀家人多次找到或打電話

到法院辦案人王昭、杜春由，被告知已報市中院審批。一直到 9 月 22 日才告知由於證據不足已被退回到七里河檢察院。家人找到檢察院，被告知已退回城關國保大隊補充證據。10 月 10 日城關國保大隊辦案惡警逼著賀八旬老母在他們遲到的偽造的搜查證上簽字，被拒絕。賀母說：當時搜查時你們不出示任何證件，逼著我在搜查清單上簽字，而且清單也不是一式兩份，這些都違反了警察法刑法的規定。清單上的數字由著你們寫，想寫多少寫多少。這還是證據嗎？這樣的證據我根本不承認，這是偽造證據。11 月底案子又被送到市中院，一直到現在還在中院。

二次的非法關押迫害給賀建中的家人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年已九旬多且體弱多病的老父親因盼兒心切，於 2013 年 11 月悲傷地離世。現已八旬白髮蒼蒼的老母還要面對惡警的刁難、公檢法司人員的冷漠，老人盼著賀建中早日回家。◇

# 從基本科學想到的……

原子的大小（約 1 埃米）等於一厘米的億分之一。原子核大約只有原子直徑的十萬分之一（1/100000），大概相當於把一元硬幣放在一個飛機場裡，活動空間非常大。（插圖的電子、質子等都放大了無數倍）所以鈷原子的 92 個電子繞著原子核轉也碰不著。但如此巧妙的布局是誰安排的？

世間萬物都由粒子構成，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組合成的物體。比如，石頭、土、鋼鐵、塑料等等都是由原子組合成其相應的分子而構成的。就像氧分子（ $O_2$ ）是 2 個氧原子（O）構成，葡萄糖分子由 6 個碳原子+12 個氫原子+6 個氧原子組合而成（分子式  $C_6H_{12}O_6$ ）。不同的分子組合成細胞、結晶、化合物等等，變成我們能夠看得見的萬物。

然而，那些由比分子更小的粒子所構成的物質與生命，比如神靈等等，人的眼睛就看不見了。而更小更微觀的生命形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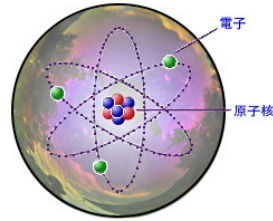
有人會說，看不見的我就不信。

有這樣一個笑話，說有一個人，用一張網從海裡捕魚，

原子結構圖

電子(-電)繞  
原子核轉

原子核 = 中子  
+ 質子(+電)



電子數 = 質子數  
陰陽平衡

氫原子(電子'質子各1)  
鈷原子(電子'質子各92)

世間萬物都是由大小不同的粒子構成的，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組合成的物體。

網眼的大小是六英寸，撈了一段時間后，他非常肯定地得出一個結論，說海裡沒有尺寸小於六英寸的魚。你覺得他可笑嗎？那麼，固執地認為「人看不見神，這個世界上就沒有神」的人是不是犯了和他一樣的錯誤？

2013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恩勒特教授，被譽為「上帝粒子」之父，但他認為：「上帝粒子很有可能不是宇宙最終粒子。」科學家赫奴克斯說：「每一個新的發現就會帶來新的十個無解的問題，我們對物質的了解還很少，還有太多的未知數。」

赫奴克斯又特別指出，「恩勒特只是對宇宙中 5% 可見物質的發現，還有 25% 是暗物質，更多的 70% 是暗能量，是人目前還無法了解的。」（文/山之子）◇

## 「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後的故事

發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很多人為之感動，如今還以動畫片和兒歌等形式流傳著。當時在內蒙古年僅 9 歲的玉榮和 11 歲的姐姐龍梅在為生產隊放羊時遭遇暴風雪，兩人始終追趕羊群，從中午開始一直到第二天。姐妹倆整整奮鬥了 20 多個小時直至暈倒在雪地裡。因為嚴重凍傷，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於她們的英勇事蹟，被譽為「草原英雄小姐妹」。

可是，是誰發現救了她們呢？那時的報導說是一名鐵路工人。四十多年後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做過一檔訪談節目，題目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後的英雄》。該節目披露了真正的救人者。其實救命恩人是右派分子哈斯朝祿和他的兒子那仁滿都拉。按照那時的邏輯，人民的敵人決不能和小英雄沾邊。雖然是他們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寶貴的生命，但他沒有資格被宣傳。更可悲的是在以後的宣傳中，救命恩人反被塑造成了「反革命分子」、「偷

羊賊」、「壞分子牧主」等形象。

因為黨的需要，救命恩人成了「偷羊賊」。同樣因為黨擁有整個國家的財產，人民的生命在「集體」的財產面前，就比幾頭羊羔還要賤。為之而獻身的人便被黨樹立起來，號召全國人民向他們學習。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在水災來臨時，竟有戰士們跳下去用肉體保護大堤……

其實「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裡還有一個被人忽略的細節，就是為什麼是兩個小孩在大冬天為生產隊放羊，而且走失了一天？中國問題研究學者陳弘莘曾公開指出，實際情況是龍梅和玉榮兩姐妹的父親跑去喝酒，把羊群交由姐妹倆照看，結果造成了孩子被凍殘的悲劇。這個人間悲劇卻因為中共宣傳的需要，搖身一變成了小姐妹在風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蹟」。

有人說，這些陳年爛穀子還提它有什麼意思。其實，翻開中共的歷史，謊言無處不在，受害者有兩方



在央視播放的「自焚」錄像中，王進東面部燒壞，腿上的棉衣燒爛，但他兩腿間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卻翠綠如新，最易著火的頭髮也還完整。警察拎著滅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進東對鏡頭喊完「口號」才把毯子蓋上。這到底是「自焚」還是「演戲」？

面，一是侵犯了人們的知情權，讓人是非不分，做出落井下石的事；二是那些被謊言誣陷的所謂「壞分子」被無辜迫害。時至今日，對法輪功的迫害仍是如此。比如，一提法輪功，有人就想到所謂的「天安門自焚」，其實，央視「焦點訪談」播出的漏洞百出的「天安門」自焚偽案，正是中共出於政治需要，是對法輪功抹黑宣傳。這種宣傳掀起了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在「自焚」偽案推出後，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人數明顯上升。◇